

大棋盤：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與歐亞大陸強權的戰略競逐

陳家驊

兼任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俄國語文系

摘 要

2013 年，習近平宣布「一帶一路」計畫的實行，透過在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非洲、中東與歐洲）建設基礎建設來擴大外交影響力。隨著「一帶一路」計畫的投資，全球政治與經濟脈動卻逐漸偏向中國利益，且危害到合作國主權。而「一帶一路」計畫所注重的歐亞、印太地區的政經政策，也與美國提出「印太戰略」相互重疊與挑戰。¹米爾斯海默曾多次質疑中國「和平崛起」的意圖，認為美國可能對中國採取預防性的戰爭來防禦中國。依照其理論，即使美國通過各種手段來防止中國擴張，因地理限制差距的限制，使美國無法實現絕對的世界強權。²

中國在 1980 年開始，以國內經濟改革為主軸，鄧小平主張「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不與美國抗衡為政策的大方向。江澤民與胡錦濤皆延續了此方。而習近平在 2012 年成為中國領導人，推動「一帶一路」計畫後，成為近代中國外交及對外軍事戰略上最積極的改變。「一帶一路」的戰略目的，為透過中國的經濟力發展合作國的港口和能源基礎建設，來突破美國與其盟友在亞洲的軍事控制力量。藉助基礎建設的合作，中國得以在歐亞陸權及海權上，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與控制力形成

¹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2018 Annual Report,” November 14, 2018, pp.10-12.

²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W. Norton & Co., 2014).

足夠的抗衡。此外，因中國對美國以自身利益為主的金融政策也有著極大的疑慮，所以中國藉由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做為跨政府金融機構，取代以美國為首（日本為代理人）的亞洲開發銀行，來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建立由中國主導的跨政府金融控制的效果。

米爾斯海默提出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強調，大國追求成為霸權的同時，也需保持同一區域內無同等競爭對手，以防範強權自其他地區出現，所以需要扶植另一國家，使其成為「責任承擔者」，讓本國能夠分散風險，³而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可以發現除了建立陸運與海運對中國戰略實行的有效機制外，與戰略夥伴國—俄國的合作也另具有目的。中方在俄羅斯的投資，使俄羅斯成為中國的「責任承擔者」，一方面強化中國在亞洲發展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獲得軍事上的支持。

關鍵詞：一帶一路、大棋盤、米爾斯海默、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

³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3), pp.30-41.

大棋盤：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與歐亞大陸強權的戰略競逐

The Grand Chessboard: China's OBOR Strategy and Hegemony on the Silk Road

Chia-Wei Che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is now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world. Many political strategists have predicted that resista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will increase. John Mearsheimer has questioned the theme of the “peaceful rising” of China and claimed that the US is likely to pursue three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preventive war, policies aimed at slowing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or weakening China by toppling regimes that are friendly to Beijing; or by fomenting trouble inside China. This article show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path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political conflict level with other countries. Using China's “One-Belt-One-Road” (OBOR) an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initiatives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a rising Chinese economic power on it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ased on two metrics (GDP Gap and Geographic Gap), this article defines four groups of countries and demonstrates that each group shows a different pattern on participating or rejecting China's OBOR/AIIB initiatives as China pursues hegemonic status in Asia. Group One (Large GDP Gap/Small Geo Gap) shows slight resistance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initiatives. Group Two (Medium GDP Gap/Small Geo Gap) shows lukewarm tendenc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itiatives. Group Three (Zero/Negative GDP Gap/Medium-large Geo Gap) shows high resistance to China's initiatives. Group Four (Medium GDP Gap/Large Geo Gap) shows diverse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China's initiatives. To be specific, the US is the most obvious member in Group Three, and Russia, South Korea and India are in Group Two. Central Asian and ASEAN countries are in Group

One, while Australia and EU countries are likely to be in Group Four.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confirms that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ose that share a same border) with large GDP Gap dominated by China are more likely to endorse the OBOR/AIIB initiatives. On the other hand, a country with small GDP Gap (equal or stronger economic power compared to China) and medium-large Geo Gap (separated by sea or a long-distance by land from China) is more likely to reject the OBOR/AIIB initiatives.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 Grand Chessboard, John Mearsheimer, AIIB, China*

壹、前言

201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超越日本後，成為了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已威脅到了二戰以來強大的美國強權，也打破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的政治平衡。⁴許多政治戰略家預測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和軍事實力增強，會使得其他國家的抵制力量逐漸增強，將造成中國過去對區域和全球的勢力的影響，無法和從前一樣繼續增長。⁵米爾斯海默曾多次質疑中國「和平崛起」的真正意圖，並稱美國可能對中國會採取三種遏制手法，分別是預防性戰爭、拖緩中國經濟成長、通過推翻對中國友好國家的政權來削弱北京政府，或是在中國製造動亂來擾亂社會。因此，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政策目光從歐洲、中東轉移到南海和釣魚台列嶼。⁶但是，依照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地緣因素使任何國家實際上都不可能成為全球霸權。即使美國領土再廣闊，地理位置的侷限使得美國很難真正跨過海洋，實質控制遠方競爭對手國的領土。加上中國目前已是新興的亞洲強權，導致中國不論現在還是未來定會阻止美國繼續擴張，削弱已經建構的勢力範圍。米爾斯海默還認為，為了有效克服美國與亞洲的地緣差距，日本定會成為美國阻止中國成為亞洲強權的最佳代理人。

貳、中國經濟的崛起及亞洲霸權

傳統政治學注重海、空權的優勢，米爾斯海默則是強調地面力量的重要性。當強權在相互爭奪時，米爾斯海默認為地面力量將是勝負的關鍵。而在中國崛起與中美霸權爭奪的背景下，習近平宣布了「一帶一路」計畫，結合了傳統海權與陸權的優勢。中國計畫在歐亞大陸大量投資基礎設施項目，使得中國貫聯歐洲的陸路和海路重啟漢唐時代的絲路榮景。在大型基礎設施的計畫藍圖上，包括古絲綢之路的中亞和海洋絲綢

⁴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⁵ Edward N. Luttwak,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⁶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W. Norton & Co., 2014), pp.231-238.

之路的南、東南亞。此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的成立，也將為上述基礎建設項目提供資金來源。本研究使用「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概念定義「一帶一路」的進程與對抗美國太平洋島鏈的策略，⁷「一帶一路」計畫的進行似乎已經重新詮釋大博弈時代強權國家在絲路的霸權爭奪戰爭。

根據上述理論，本研究由四個部分所組成。第一節探討由於中國崛起對各個國家的對外關係所造成的影響。針對經濟勢力和軍事衝突，對中國對外關係建立分析架構。第二節將分析中國「一帶一路」基礎建設的戰略目的，同時分別從海路及陸路探討「一帶一路」港口及能源管線

⁷ 「大博弈」一詞來自於彼得·霍普克克 (Peter Hopkirk) 創於 1990 年出版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 而來。在書中論述在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由英國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外交與軍事對決所產生的戰略名稱，兩國在爭奪中亞控制權的戰略博弈。傳統「大博弈」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 1813 年至 1907 年「英俄條約」止。19 世紀初，正值俄羅斯帝國擴張，威脅大英帝國在印度之勢力，使英俄兩大霸權在一世紀的時間裡，於中亞各地開進行勘探、間諜與外交上的博弈。雖然當時衝突的威脅持續存在，但英俄之間未發生正面的衝突。當時，兩國為爭取印度，阿富汗成為英俄兩國博弈的地點，以此作為進攻印度的跳板。

俄羅斯為了威脅印度的安全，從 1804 年開始，進一步進攻波斯，攻下臣服於波斯的巴庫（現今亞塞拜然首都）、喬治亞、達吉斯坦等中亞地區。此外，沙俄更嘗試奪下港口以利阻斷英國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道。而大英帝國為了反擊俄羅斯，阻止俄羅斯進入地中海，扶植了鄂圖曼帝國的政權，造成 19 世紀開始，莫斯科公國不斷地與其對戰。英國更扶植波斯歷代國王，來阻止俄國進入波斯灣與印度洋。雙方為了戰略利益，將博弈的版圖向外擴張至南亞、遠東、地中海區域。但至 1907 年，兩國為了對抗共同敵人—德意志帝國，雙方決定簽訂「英俄條約」，將波斯北部接近土耳其的席林堡至東北的哈瓦夫，被劃分為俄國勢力範圍；東南部則為英國勢力範圍，波斯其餘地區則為中立，此時大博弈階段暫時結束。

自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使俄羅斯嘗到失敗的結果後，除了將國內農奴制度改變外，也在中亞尋求擴張與在中國東北獲取出海口。後來，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成為中俄共管之地，成功地讓俄國在遠東繼續擴展。英國為了平衡俄羅斯在遠東的勢力，與促進俄羅斯外交重心推回歐洲，所以當時全力扶植日本政府。1902 年，英日兩國結為同盟。甚至在日俄戰爭時，提供日本軍事物資與購買日本戰時公債，英國的目的極為明顯，為的是抑制俄羅斯的擴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蘇聯對抗的角色已不再是英國，而是美國。這新階段的「大博弈」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再度上演。而如今，中國取代了當時蘇聯與美對抗的角色，利用「一帶一路」計畫的實行，爭取政治影響力的擴張。

對美中在亞洲權力平衡的影響。第三節對一帶一路的金融組織進行分析。探討中國在國際金融戰略的角色，與中美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政治霸權競爭。同時也對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與亞投行進行機構和投票權比較。最後一部分為結論。

一、中國經濟實力與軍事威脅

根據奈伊認為經濟與軍事力量是最常見的國家影響力，⁸為了分析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亞洲的發展途徑及可能影響，我們首先針對中國與他國相對經濟實力與邊界軍事衝突可能情況做一實證分析。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2016 年裡對 16 個國家進行調查，除了法國、加拿大與澳洲認為中國為世界經濟強權外，其餘 13 個國家（包括中國）皆認為美國是當今的世界經濟強權。但如果問題改變為，中國是否將取代美國成為經濟強權？回答者包括美國本身及大部分歐盟國家本身，全球一共 83 個國家，有 49 個國家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的經濟強權。

在表 1 裡，將中國在 2016 年國內生產毛額（GDP）作為基數，我們發現所有與中國相互接壤的亞洲鄰國，包括中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約占中國總額的 49%（不包括韓國）。而上述地區（不包括印度）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約為 2.17%。印度國內生產毛額占中國的 20.2%；俄羅斯則是占了 11.4%。而韓國與中國之間的狹隘海峽使得兩國得以隔開，韓國 2016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也占了中國 12.6%。另一方面，與中國擁有中等地理位置的差距的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按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計算，日本則是中國的 44%。另外，與中國相隔較遠的西歐主要國家（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與中國的比例是由西班牙的 11% 至德國的 31%。作為全球強權的美國，是唯一國內生產毛額比中國高的國家，總額占中國的 165.8%。

⁸ Nye, Joseph S.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表 1 2016 年各國國內生產毛額比較表

Country	GDP (nominal) (M\$)	Percentage
美國	18,624,450	165.81%
中國	11,232,110	100.00%
日本	4,936,540	43.95%
德國	3,479,230	30.98%
英國	2,629,190	23.41%
法國	2,466,470	21.96%
印度	2,263,790	20.15%
義大利	1,850,740	16.48%
韓國	1,411,040	12.56%
俄羅斯	1,283,160	11.42%
澳洲	1,261,650	11.23%
西班牙	1,232,600	10.97%
印尼	932,448	8.30%
馬來西亞	296,536	2.64%
巴基斯坦	278,913	2.48%
越南	201,309	1.79%
哈薩克	133,668	1.19%
烏茲別克	66,845	0.60%
緬甸	64,366	0.57%
亞塞拜然	37,556	0.33%
土庫曼	36,180	0.32%
塔吉克	6,922	0.06%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GDP Ranking,” *The World Bank*, September 10, 2018,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gdp-ranking>

從圖 1 可看出中國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至今，經濟快速增長的動態過程。具體而言，若以韓國的國內生產毛額作為中等標準，中國購買力在 1990 年左右就已超越韓國，接著在 2010 年也已超越日本。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購買力指數來計算，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在世界上則是排名第 1，略高於美國的購買力指數。依據上述計算方式推估，中國國內生產毛額預計在 15 年內將會超越美國。

大棋盤：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與歐亞大陸強權的戰略競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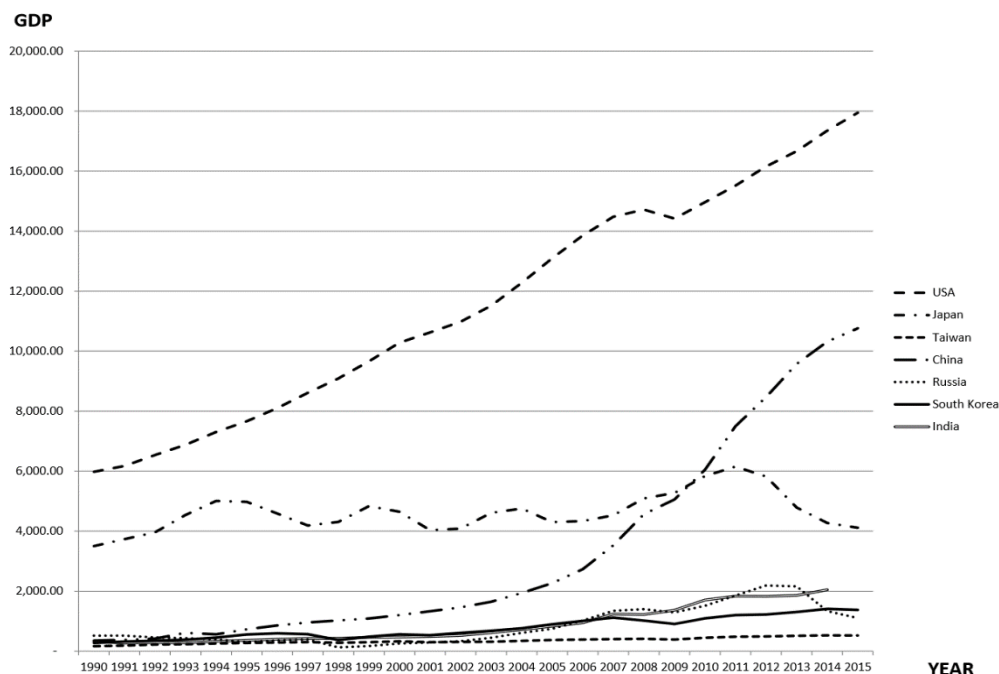


圖 1、1990-2016 年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統計圖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料 GDP 資料，作者整理繪製。

中國以黨軍一體的傳統，「一帶一路」計畫的發展，同時也為合作國帶來政治威脅。根據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的報告，中共藉著「一帶一路」的實行，擴展解放軍在海外勢力，為美國與合作國帶來安全上的威脅。⁹一方面中國藉由打擊恐怖主義與俄羅斯軍演來增加解放軍實戰經驗，另一方面，也為未來爆發戰爭的情況預做準備。在合作國無法償還基礎建設債務，中國藉此獲得長期租借港口的情況，增加了區域控制的能力。但即使須承擔大量的風險，為何還是有許多國家願意與中國合作？若我們以地緣差距與經濟發展作為與中國合作意願的基礎，即可假設出雙方合作意願的公式。所以，我們以中國作

⁹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2018 Annual Report,” November 14, 2018, p.260.

為中心點來換算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與地理差距，並將兩項數據標準當作分類的基準，即可將欲與中國「一帶一路」計畫合作的國家，歸類出圖 2 的詳細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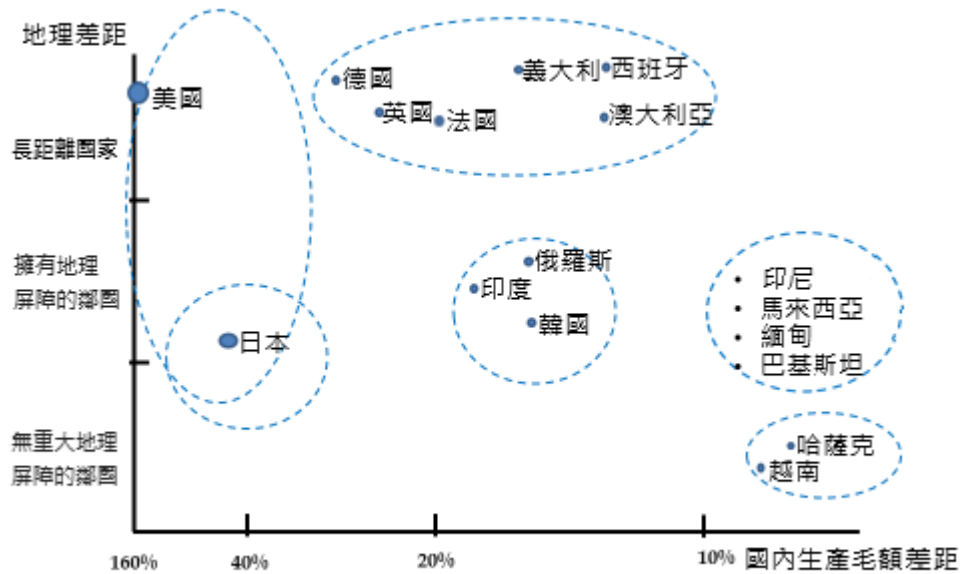


圖 2 國內生產毛額 / 地理差距分組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第 1 項為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差距當作基準，以日本、印度、俄羅斯、韓國、台灣和東南亞等國家作為比較依據。

第 2 項為 3 大類的地理差距，這包括：第 1 類，與中國在邊界區缺乏重大地理屏障的鄰國：例如中亞、東南亞各國；第 2 類，擁有地理屏障的鄰國：例如喜馬拉雅山、黃海、西伯利亞地區，類似的國家為印度、韓國和俄羅斯；第 3 類，和中國被海洋和或是廣域分隔的長距離國家：例如美國、西歐（如德國、英國、法國）、澳洲。

基於上述兩項國內生產毛額、地理差距的類別，圖 2 我們將「一帶一路」的合作國家，分成 6 個組別：

第 1 組：越南、菲律賓（東協）、烏茲別克、哈薩克

第 2 組：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土庫曼

第 3 組：俄羅斯、韓國、印度

第 4 組：澳大利亞、歐盟國家

第 5 組：日本

第 6 組：美國

第 1、2 組國家與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差距極大，2 組的差異為第 1 組與中國有較高的軍事衝突憂慮。而第 3、4 組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與中國差距不大，本身亦是經濟大國，但第 3 組與中國有較高的軍事衝突憂慮。第 5、6 組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相當，本身亦是經濟強權競爭對手。但第 5 組與中國有較高的軍事衝突憂慮。第 6 組（美國）雖然與中國非鄰國，但美國在亞洲設置的軍事基地（以日本、韓國為主），皆與中國有軍事衝突的可能。上述 6 組分類，我們對中國「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與他國的經濟與外交互動進行推測，發現與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差距、地理間距大的國家，會較趨向積極與中國密切合作；而本身就是經濟強國、與中國地理間距小者，將會傾向拒絕「一帶一路」計畫。上述第 1、2 組的國家，由於生產毛額過小，加上沒有和中國的地緣政治上的即時衝突，即使存在風險仍然會選擇和中國合作。

參、軍事與基礎建設：「一帶一路」的戰略夥伴與對手

中國「一帶一路」的策略佈署，可追溯至殖民時代，鐵路建設常常被視為軍事侵略的另外一種形式。例如清朝時期，滿洲鐵路代表著俄國與日本的經濟利益與軍事的控制力量。而太平洋戰爭的前哨戰便是美國對日本的能源禁運，此舉使得日本在戰略上，必須控制印尼的能源資源及南海輸送航線的海權作為解決出口。加上中日戰爭，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時期，大部分的軍事及經濟外援皆必須靠新疆及中緬公路運輸進來才能獲得解困。以上這些歷史中的例子都顯示，中國的地理位置位處於歐亞大陸東側與太平洋西側，也同時擁有陸權及海權的戰略地位。但海權受到限制或威脅時（如中日戰爭時期），陸權戰略即轉變成重要的防衛腹地。以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一帶一路」佈局是突破美國與其盟友對中國主要軍事封鎖的手段，並鞏固能源運輸線的安全策略。

「一帶一路」的海路重點主要在麻六甲海峽的航運安全。¹⁰

在陸路上，中國瞭解美國對中國的海空封鎖範圍將是由日本到菲律賓的島鏈，而日本與韓國也是美國亞洲最主要的盟友。軍事部署方面，不論是海空部署或軍事基地的數量上，中國在海上沒有勝算。根據中日戰爭時期所留下的歷史教訓，中國明白保持西部的交通運輸的流通是中國對外敵持久作戰的重中之重。因此在防衛部署上，中國把重點放在西部縱深，尤其中亞及俄羅斯的能源更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物資。

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分為 3 類，包括原油及天然氣輸送管線、港口，以及與高鐵相關的基礎建設。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能源的運輸基礎建設。「一帶一路」的陸路基礎建設以原油管線及天然氣管線為主，除了在俄羅斯及中亞（哈薩克、土庫曼）進行天然氣與油管的建設外，緬甸至中國雲南昆明亦有重要原油運輸管線。在「一帶一路」的海路上，港口建設則是最重要的基礎建設。其中，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建設計畫之一；將瓜達爾港（Gwadar）設為中巴經濟走廊的出海口的主要目的，即未來波斯灣的能源運輸不必經由麻六甲海峽，可直接由瓜達爾港輸入中國西部。此外，斯里蘭卡與中國於 2017 年底簽訂 99 年租約，將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harbor）租借給「中國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Port Holdings）。雖然斯里蘭卡政府宣稱，漢班托塔港將不會被作為中國軍事基地的用途，但實際上，漢班托塔港是中國在印度洋油船運輸的重要航道的中途港口之一，如今獲得漢班托塔港的控制權，也能夠確保中國能源運輸的順暢。除了上述南亞及東南亞的港口外，中國在非洲吉布地港（Djibouti）也成立了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並且在澳洲達爾文港也擁有營運租約。

¹⁰ David Vine, *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5).

大棋盤：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與歐亞大陸強權的戰略競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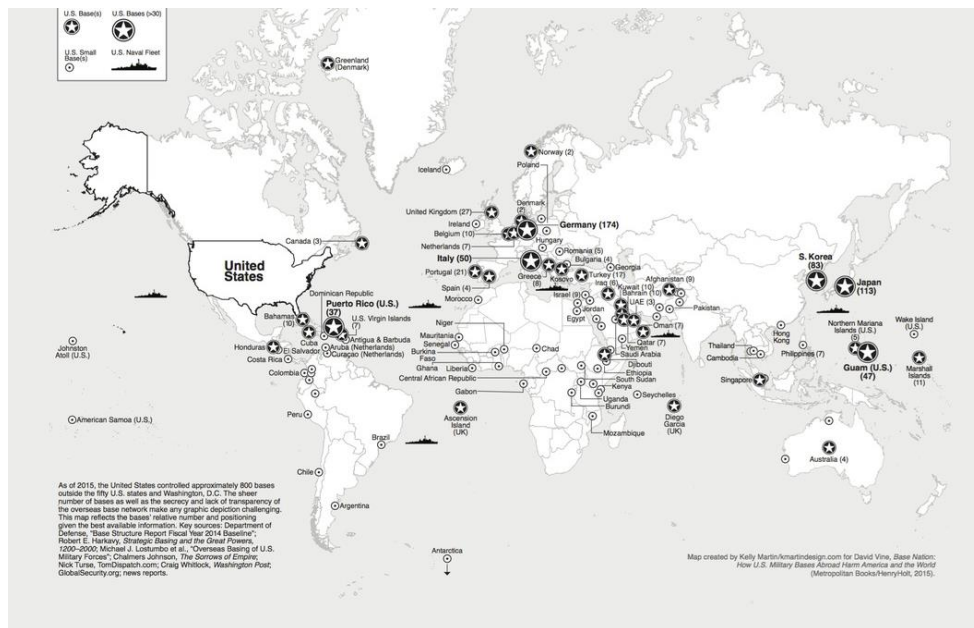


圖 3 2015 年美國海外軍事基地

資料來源：David Vine, *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5), p.123.

中國「一帶一路」第 3 類的基礎建設便是鐵路（高鐵）相關的運輸建設。而高鐵建設外交是帶動中國過剩產能的主要經濟政策之一。作者將各國參與的「一帶一路」計畫，對中國戰略發展有利的部分作出分類：

一、能源油管相關的基礎建設：

哈薩克
土庫曼
俄羅斯
緬甸（油管與港口）

二、港口相關的基礎建設：

瓜達爾港（Gwadar, Pakistan）
漢班托塔（Hambantota, Sri Lanka）
麻六甲港（Malacca, Malaysia）

吉布地港 (Djibouti, Djibouti)
達爾文港 (Darwin, Australia)

三、高鐵相關基礎建設：¹¹

哈薩克的霍爾果斯鐵路與「陸港」(Kazakhstan, Khorgos Dry Port)
寮國
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 (總理馬哈地 [Mahathir Mohamad] 2018 年 8 月已取消東海岸銜接鐵路計畫)

雖然我們清楚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戰略目的，但參與國家必然有自身國家的利益考量。如果該國相對經濟需要中國的資助，且沒有邊界軍事衝突的疑慮，此類國家參與「一帶一路」的意願自然比較強烈。反之，如果該國家有強烈的邊界軍事衝突疑慮，或經濟上不需要中國的資助，此類國家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意願自然較小。

所以大致而言，參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國家皆屬於經濟實力較小，且與中國沒有邊界衝突憂慮的國家，或如中亞國家，雖然有邊界衝突憂慮，但經濟上相對弱小，需要「一帶一路」的支援，例如哈薩克就屬於此類。與之相對，印度長期與中國有邊界衝突，而且印度的經濟實力居於前列，因此，印度沒有如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有加入「一帶一路」主要計畫的急迫感。在東南亞國家裡，印尼是與中國較無衝突的國家，所以對「一帶一路」計畫也較為積極。另一方面，歐洲國家與中國較無地緣衝突憂慮，這使得歐洲國家，尤其是需要經濟援助的東歐國家，相較於經濟發達的德國、法國，會較有意願主動參與「一帶一路」的計畫。

俄羅斯與「一帶一路」的戰略關係

即使中國沒有完全說明「一帶一路」計畫的官方定義，隨著 5 年過去，可以明顯瞭解，中國藉由計畫的實行，來增強對周邊國家影響力，

¹¹ 季晶晶，〈一帶一路只對中國有利？馬來西亞拒絕「新殖民主義」〉，《聯合新聞網》，2018 年 8 月 21 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320951>。

順帶推銷中國政治意識形態。¹²但合作的同時，卻也為中國帶來風險，例如恐怖主義、合作國政權不穩定等狀況。以長期發展而言，中國需要合作國為此分攤風險，而俄羅斯即是最佳選擇。因為俄中本是戰略夥伴關係，無論在政治上或是軍事上，近年均有緊密發展，加上「一帶一路」計畫在遠東地區進行大量投資，而中亞又是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無論是在經貿合作還是政治合作，俄羅斯皆是為中國分攤風險的最佳人選，幫助中國整合外部經貿利益，擴張市場的發展。

中國一帶一路的陸路戰略部分，主要涉及能源（油管及天然氣管線）。其管線經過的地區，絕大部分是前蘇聯的獨立國家國協區域。俄羅斯政府持續申明對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表示歡迎，但是，俄羅斯對一帶一路的參與程度往往呈現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原因在於，即使俄羅斯對中國的資金的挹注感到相當大的興趣。但主要的一帶一路建設大多局限於俄國南部邊緣，除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及喀山（Kazan）和伊爾庫次克（Irkutsk）外，絕大部分的原油及天然氣是由哈薩克所運送，其他相關的鐵、公路運輸，也多由中哈邊境的霍爾果斯陸港為起點。鐵路方面則橫跨獨立國家國協地區，也就是前蘇聯勢力範圍，接著通過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

由於前蘇聯時代末期與中國關係曾陷入僵局，東北及西伯利亞的邊境衝突潛在可能亦是一個戰略考慮。雖然現今中俄友好戰略夥伴關係，在許多外交事件上，雙方能共同對抗美國，但中俄關係仍非水乳交融。

從中國的角度而言，藉一帶一路挹注俄國市場是一項贏面較大的策略，中國取得俄方市場不需要花費太大成本。因為中國了解，無論在軍事還是經濟方面，俄國比其他國家更需要市場及投資。未來俄羅斯只會因為俄國企業引進大量中資，到最後失去原先俄方控制的資本市場。本來能獲得利潤豐厚的中亞地區建案也會拱手讓給中國，還讓北京政府獲得更多當地的天然資源，例如 2018 年 4 月塔吉克政府因還不出建設熱電廠的借款，決議讓中國獲得塔吉克的金礦開採權。¹³這些現象一再顯

¹²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2018 Annual Report,” November 14, 2018, p.11.

¹³ 〈中國獲得塔吉克斯坦開採許可證〉，《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18 年 4 月 12 日，<http://big5.sputniknews.cn/china/201804121025139599/>。

示，俄羅斯若積極參與「一帶一路」計畫，最終只會讓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也是為何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合作，初期一直屬於比較溫和的狀態。2016年，中國公司在國際上的投資額已超過 2,250 億美元，但在俄羅斯卻只有 2% 的比例。¹⁴

西方國家對俄外交壓力自 2014 年起接踵而至，克林姆林宮的解決辦法，往往就是對接中國政策，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簽約案就是一例。2014 年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干預，導致西方國家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致使莫斯科與北京政府在 2014 年中，雙方決定簽署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合約。這是目前俄羅斯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天然氣管，預計會在 2019 年之前向中國東北部輸送天然氣。俄羅斯因受到西方國家的施壓與威脅，不得不將傳統偏重西方的外交政策轉移至亞洲。雖然中國一再強調與俄羅斯友好及軍事合作，但中國讓俄羅斯成為一帶一路責任風險承擔者的策略極為明顯。例如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在海參崴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上簽署的中俄發展投資基金，中方獨資總規模達到 1,000 億人民幣，計畫框架以中國東北與俄羅斯遠東地區各項合作為主。中方瞄準的是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會處的大烏蘇里島（又稱為黑瞎子島）開發案，在其設立旅遊區與工業園區建設。事實上，大烏蘇里島暗藏著中俄兩國將近一百年歷史的領土糾紛。1858 年《璦琿條約》承認烏蘇里江以東領土為中俄共管，接著 1860 年的《中俄北京條約》，內容除承認 1858 年簽訂的《璦琿條約》有效外，把原先規定為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至海之地（包括庫頁島以及不凍港海參崴在內）全都歸為俄國所有，中國因此失去對日本海的出海口。1929 年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俄國佔據大烏蘇里島不肯撤兵，直到 2008 年普亭才將大烏蘇里島還回中國。如今，中方將大烏蘇里島納入一帶一路計畫，為的是重振中方在島上的建設與主權。以戰略角度而言，大烏蘇里島的位置東南面臨烏蘇里江，北面黑龍江，是黑龍江省邊境口岸輸送的要道。以經濟角度來看，若基礎建設完成，中國可經由大烏蘇里島將食品等輕工業產品運往國內，同時能夠推動俄國哈巴羅夫斯克（Хабаровск）邊疆區經濟發展。但另

¹⁴ Pete Baumgartner, "China's Massive 'One Road' Project Largely Bypasses Russia, But Moscow Still on Board,"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June 26, 2017, <https://www.rferl.org/a/russia-china-one-belt-one-road-project-putin-xi/28579849.html>

一方面，卻也因為俄羅斯財政預算赤字嚴重，造成負責的大烏蘇里島的交通建設進度遭受落後。

「東方經濟論壇」上另一項「一帶一路」合約是中俄「濱海 2 號」計畫的實行。「濱海 2 號」國際交通運輸走廊是一項連接吉林省的大型交通運輸樞紐，從琿春到瑪哈林諾（Махарино）口岸，以及濱海邊疆區南部的波斯耶特（Посьет）、扎魯比諾（Зарубино）和斯拉維揚卡（Славянка）等港口的中俄合作案。中國政府將扎魯比諾視為是中國吉林省出海的首選戰略性港口。投資建設能夠帶動港口發展，進而促進圖們江開發與東北亞區域的經貿合作。中國更可將扎魯比諾作為中國的出海口，扎魯比諾不凍港的特色，可不受天氣限制。中國以「借港出海」的戰略，藉以提升在太平洋區的政治份量；但若未來若發生戰事或災禍，扎魯比諾的地緣位置，迫使俄羅斯需要為中國承擔政治上的風險。

而「一帶一路」計畫裡，中亞國家是最願意和中國合作的一群。但從傳統安全的角度來看，俄羅斯與中亞的歷史聯繫早從 18 世紀就已開始，經過數十年蘇聯政府的統治，俄羅斯早已習慣將中亞各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為阻絕外在政經因素的影響，普亭在 2014 年 5 月成立了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就是由俄羅斯與四個前蘇聯國家（哈薩克、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共同組成。普亭藉由俄羅斯在歐亞經濟聯盟的主導權，能與中國有同樣的發言權，並努力維持俄羅斯在中亞各國的影響力，不願因為中國的投資而使自己門戶後院大開。除此之外，2015 年 12 月 3 日所創建的大歐亞夥伴關係（Great Eurasian Partnership, GEP）也是俄羅斯對中國的另一策略。當時俄羅斯總統為了回應西方對烏克蘭的制裁，普亭提議就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之間已形成之經濟夥伴關係進行磋商。2016 年，大歐亞夥伴關係的概念在多個場合被重複提及，顯示已成為俄羅斯發展歐亞一體化的首要進行項目。¹⁵普亭想將一帶一路當作俄中關係發展的關鍵之一，同時將正在形成的大歐亞夥伴關係當作平衡中國在中亞的勢力。但由於俄羅

¹⁵ Sergei Luzyanin, "Greater Eurasia: The Common Challenges for China and Russia,"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une 14, 2018,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greater-eurasia-the-common-challenges/>

斯政府這幾年財政缺口逐漸擴大，特別是在克里米亞半島（Крым）回歸俄羅斯後，俄國政府必須負擔原先克里米亞的財政預算、發放退休金與各項福利制度，致使俄羅斯對中國資金進入的條件越來越放寬，¹⁶也造成中國對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經濟上的把持，間接控制了俄羅斯未來外交政策走向。

肆、一帶一路的金融配套措施

當今美金成為最重要的國際交易貨幣，美國還掌控了主要的跨國家金融組織和全球的跨政府金融組織，其中包括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美國對這些金融機構的投票權及相關否決權，提供了對於其他國家貿易及財政的影響力。為了避開美國控制的勢力，中國決定在 2015 年成立亞投行（AIIB），對「一帶一路」的相關基礎建設開發案件，進行相關金融配套措施。

國際金融機構的設立主要不一定是為了經濟或市場目的，但通常具跨政府性質的國際金融機構都是外交政策和地緣政治戰略的產物。¹⁷隨著中國經濟體制與國際金融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世界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規則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控制。與美國及其西歐盟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相似，亞洲開發銀行的建立主要由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友日本所控制。

從 2011 年開始，中國開始了人民幣的國際化政策，部分原因出自於對美國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定量寬鬆計畫的不信任。當時，中國批准了人民幣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RQFII）在香港、臺灣、新加坡和歐洲國家的配額。2014 年，中國啟動了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¹⁶ Pete Baumgartner, "China's Massive 'One Road' Project Largely Bypasses Russia, But Moscow Still on Board,"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June 26, 2017, <https://www.rferl.org/a/russia-china-one-belt-one-road-project-putin-xi/28579849.html>

¹⁷ Benn Steil, and Robert E. Litan, *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Benn Steil, and Manuel Hinds, *Money, Markets, and Sovereign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nk，又稱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BRICS Development Bank)，為金磚 5 國（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基礎設施投資和貿易融資提供便利。2015 年，中國建議建立亞投行為一帶一路提供融資，是世界上 57 個國家建立的跨政府金融機構。中國決心啟動亞投行，除了美國主導否決權，也包括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亞洲開發銀行缺乏改革。

18

國際貨幣基金於 1945 年，在二戰後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重新建立國際性支付制度。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經濟實力下降，促使美國成為上述這些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決策者。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現有的決策過程和功能設計，已不能再應付新興經濟體日益高漲的經濟實力。2010 年，G20 通過了一項改革建議，其中建議為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提供更多的決策權，但美國國會未能批准國際貨幣基金的改革。2015 年底亞投行成立，即用來規避美國的主導。有人認為國際社會必須為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作好準備，將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的資金並改革其治理結構。¹⁹也有人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為時已晚，雖然國際貨幣基金加重中國的投票權比重，並將人民幣指定為儲備貨幣，但它不會阻止中國和其他大型新興國家建立替代機構，這裡指的即是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的建立。²⁰國際貨幣基金改革後，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投票份額為 16.67%，並且仍然擁有重大問題的否決權，而中國則是占 6.14%，日本占 6.21% 的投票份額。²¹

亞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架構相似。亞銀成立於 1966 年，總部設在馬尼拉，也是一家由美國主導的跨政府金融機構。1963 年聯合國亞

¹⁸ 在 Benn Steil, *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中詳細的描述了美、英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設計，與決策機制進行的外交鬥爭。

¹⁹ Edwin M. Truman, "What next for the IMF, No. PB15-1,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https://piie.com/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b/pb15-1.pdf>

²⁰ Leonid Bershidsky, "IMF Reform Is Too Little, Way Too Late," *Bloomberg*, December 18,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5-12-18/imf-reform-is-too-little-way-too-late>

²¹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IMF*,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亞洲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以促進亞洲開發專案為目的，制定建立亞銀作為區域跨政府金融機構的計畫。截至 2014 年底，亞銀的股東包括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 48 名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成員，以及來自該區域以外的 19 名成員。就投票權而言，日本和美國分別擁有 12.84% 和 12.75%，中國在亞銀卻只擁有 5.477%，其他歐盟國家（如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的聯合投票權也有 15.72%。²²從亞銀裡美中投票權的差異性可看出，中國建立亞投行，為的是得到金融掌控權，脫離美國主導的亞銀金融政策。

亞銀（由美國和日本控制）和亞投行（由中國控制）的競爭吸引了大量媒體的關注。亞投行創始成員名單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反應，尤其被視為與中國競爭的主要對手美國和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反而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國家皆加入亞投行為創始成員。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對較小的投票份額相比，中國在亞投行擁有 26.06% 的投票份額，其他創始成員在亞投行的投票比例如下：印度為 7.51%，俄羅斯為 5.93%，德國為 4.15%，韓國為 3.5%，澳洲為 3.46%，法國為 3.19%，印尼為 3.17%，巴西為 3.02%，英國為 2.91%。審理的重要案件需超過 75% 贊成票才能通過。因此，中國具有對重要案件的否決權力。²³

總結而論，中國瞭解美國的貨幣利益（即金融危機後的量化寬鬆）和政治利益（釣魚台列嶼）與中國抵觸後，便啟動一帶一路計畫及相關的金融措施。中國體認到，美國對亞洲的控制限制中國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進一步的增長，唯有經過一系列能掌握主導權的計畫，才能夠由其中將國家利益極大化。

²² “Members, Capital Stock, and Voting Power (Annual Report 2017),” ADB, September 12, 2018, <https://data.adb.org/sites/default/files/ar2017-oi-appendix1.pdf>

²³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8 年 9 月 5 日，<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506/P020150629360882378045.pdf>。

伍、結論

自 2008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世界強權的地位開始被質疑，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美國人民於 2010 年開始至 2014 年，認為中國是世界經濟的領導國家，雖然 2015 及 2016 的調查結果，美國人民又再度認為美國為世界領導地位，全球多數國家認為中國未來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在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在亞洲迅速的崛起。2010 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額金額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習近平在 2012 年成為中國領導人之後，推動「一帶一路」對外戰略。中國在 1980 年開始，以國內經濟改革為主軸，鄧小平主張「韜光隱晦」的外交政策，江澤民與胡錦濤都延續了此低調路徑，大方向不主張與美國抗衡。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是近代中國外交及對外軍事戰略的最積極的改變。在「一帶一路」的陸路上，中國與中亞擁有能源資源國家簽署合約，大量建設原油與天然氣管線，以分散中國必須由中東進口原油的風險。在「一帶一路」海路部分，中國積極在麻六甲海峽附近，部署能源航運的競爭港口，以規避美國在此地區的控制權。

綜合而論，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目的，是結合中國的經濟實力加強發展合作夥伴的港口與能源的基礎建設，以突破美國與其盟友在亞洲的軍事控制力量，形成足夠的抗衡力。藉由計畫的實行，在合作國擴展中國國家利益，增加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由於 GDP 比中國小、與中國無地緣衝突的國家，通常位於中亞、東南亞、南亞地區，且無法順利償還貸款的可能性較高。合作國將港口長期租借予中國，作為代償借款的方式。若將來美中發生衝突，此舉讓中國能夠將港口作為區域軍隊調度的基地，以此擴張勢力範圍。

除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外，金融上，中國設立了亞投行，取代以美國為首（日本為代理人）的亞銀做為跨政府金融機構的地位。自從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為挽救國內的經濟衰退，施行大量發行美金的量化寬鬆政策，中國對美國為本國利益為主的金融政策有著極大的疑慮，進而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和建立由中國主導的跨政府金融機構，主要的目的也是預期未來中美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下，中國必須有本國可以控制的金融體系，以免受制美國及美元貨幣主控的全球金融體系。

最近中美在南海的軍事與貿易戰的發展，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的執行，兩者已經形成動態的因果互動關係。雙方的互信程度逐漸降低的情況，加上美國在亞洲加強軍事的參與程度，更突顯中國「一帶一路」的外交與軍事策略的重要性。而中國的港口與能源佈局亦加深了鄰近國家對中國的疑慮，相反的，也提高了美國與亞洲盟友緊密合作的機會。美中兩大強權在亞洲外交及軍事的交鋒過程中，我們可以預期目前的權力均衡將會打破，並且重新組合，而俄羅斯及日本的動向也將會有重要的制衡力量。「一帶一路」戰略的策畫，同時證實了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讓計畫參與國成為風險分攤者（尤其是俄羅斯），有助中國專注發展國家自身的利益。

參考書目

一、專書

Luttwak, Edward N.,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3).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W. Norton & Co., 2014).

Nye, Joseph S.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Steil, Benn, and Manuel Hinds, *Money, Markets, and Sovereign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il, Benn, and Robert E. Litan, *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teil, Benn, *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Vine, David, *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5).

Waltz, Kenneth N.,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Waltz, Kenneth 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二、官方文件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2018 Annual Report,” November 14, 2018.

三、網際網路資料

- 〈中國獲得塔吉克斯坦開採許可證〉，《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18年4月12日，<http://big5.sputniknews.cn/china/201804121025139599/>。
-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8年9月5日，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506/P020150629360882378045.pdf>。
- 季晶晶，〈一帶一路只對中國有利？馬來西亞拒絕「新殖民主義」〉，《聯合新聞網》，2018年8月21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320951>。
-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IMF*,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 “Members, Capital Stock, and Voting Power (Annual Report 2017),” *ADB*, September 12, 2018,
<https://data.adb.org/sites/default/files/ar2017-oi-appendix1.pdf>
- Baumgartner, Pete, “China’s Massive ‘One Road’ Project Largely Bypasses Russia, But Moscow Still on Board,”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June 26, 2017, <https://www.rferl.org/a/russia-china-one-belt-one-road-project-putin-xi/28579849.html>
- Bershidsky, Leonid, “IMF Reform Is Too Little, Way Too Late,” *Bloomberg*, December 18,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5-12-18/imf-reform-is-too-little-way-too-late>
- Luzyanin, Sergei, “Greater Eurasia: The Common Challenges for China and Russia,”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une 14, 2018,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greater-eurasia-the-common-challenges/>
- Pew Search Center, “Global Opposition to U.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s Image,” *Pew Search Center*, July 14 20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4/07/14/global-opposition-to-u-s-surveillance-and-drones-but-limited-harm-to-americas-image/>

大棋盤：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與歐亞大陸強權的戰略競逐

Pew Search Center, “Many Say China Is / Will be Leading Superpower,”
Pew Search Center, July 11, 20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4/07/14/global-opposition-to-u-s-surveillance-and-drones-but-limited-harm-to-americas-image/pg-2014-07-14-balance-of-power-3-03/>

Stokes, Bruce, “How Asia-Pacific Publics See Each Other and Their National Leaders,” *Pew 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 2015,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5/09/02/how-asia-pacific-publics-see-each-other-and-their-national-leaders/>

Truman, Edwin M., “What next for the IMF, No. PB15-1,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https://piie.com/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b/pb15-1.pdf>

The World Bank, “GDP Ranking,” *The World Bank*, September 10, 2018,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gdp-ranking>

Wike, Richard, Poushter, Jacob, and Zainulbhal, Hani, “As Obama Years Draw to Close, President and U.S. Seen Favorably in Europe and Asia,” *Pew Search Center*, June 29,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6/06/29/as-obama-years-draw-to-close-president-and-u-s-seen-favorably-in-europe-and-asia/>